

龙兴地

关东女子 传奇故事(三)

刘子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描写的是清朝末年闯关东的一群人中关东女子的奇特生活经历，这些关东女子辛勤、勇敢，不怕牺牲，和关东大汉一样共同开辟美好的新生活。



龙兴地

——关东女子传奇故事

(三)

刘子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大脚女人打马返回龙兴城外的时候，她穿的青棉袄的左肩头已是殷红一片。

满、关两家的血拼也就在顷刻之间了。

满二爷官为副都统，有先斩后奏的特权，已经把关文、关祥绑赴西门外刑场，开斩在即；关家，也仗着历代沙场有功，向朝廷献鹰有功而不惧满府。就在关文、关祥被缚刑场时，关家的旗兵旗奴持枪操戈兵分两路：一路由关贵率队包围了刑场——大有洗劫法场之势；另一路由关武率队把满府四周包围，只要法场动手，这里也就破门入府，大开杀戒，毫不留情。

关四爷提刀上马，随关贵大队人马来到法场前与满二爷对阵，大血拼就在顷刻之间。不过，关四爷明人不做暗事，他还是告诉满二爷，你们满府已被我围住了，关家世袭武将难道还惧怕杀人吗？

就在双方僵持的千钧一发之际，大脚女人由打城南门驱马而入，直闯西门便来到了法场，她手抚受伤的肩头来



到两军阵前，高声吆喝：“停手，全都住手！”

大脚女人的突然到来，使满二爷、关四爷都大吃一惊。

大脚女人翻身下马，怒骂满二爷和关四爷：“畜牲，全是一群四六不懂的罪人！光知道猪八戒啃骨头——自残骨肉！你们知道吗？髡来了，髡带着洋枪来了，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还用洋枪伤了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你们打家仇起内讧，百姓不服，我也不依。”

顿时，满二爷和关四爷一齐怔住。两个人同时下马，来到大脚女人面前惊问：

“你说什么？”

“髡来了？”

“髡在哪疙瘩？”

“髡在南门外树林子里。”

关四爷倒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此时他自知轻重。听大脚女人这么一说，他忙对满二爷说：“满都统，十万火急髡已上门。咱们两家的，就由着你了。关贵，你随我出城拿髡：关童，你到满府告诉关武兵马快出南城门！大敌当前，家仇以后再说，满二爷就是上金銮殿去，告御状，我关某陪着！走！”

“慢！”正当关四爷驱马欲走时，满二爷一把拉住他的马嚼环，指着关四爷说：“姓关的，你聪明，满某也不糊涂；咱两家的再大属圈内族人之事，我可不能让你先叨一口髡来！来人！”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有。”

满里金来到父亲面前。

满二爷边奔自己的马走去边命令大儿子：“放了关文、关祥！共同拿髡！天大的事情暂不处理，一切由朝廷明断！”

“是！”

满里金立即为关文、关祥解开绑绳。关文、关祥这两个武将，他们此时既不多言更无怨言。此时他们心急如焚，拿髡！当他们从绳缚中解脱出来时，立即拉过各自的战马，又从旗兵手中接过自己的兵刃，翻身上马去追关、满两府的骑队。潮水般的马队由西门外沿着城墙外围奔城南那片林子冲去。这时已不分关府的旗主旗丁旗奴，也不分满都统的官兵还是关四爷家的旗兵，全都是能骑善战的精壮勇士，打洋人都怕落后，髡已经到了“龙兴地”，岂容他们存在？

大脚女人换了一杆枪，她催马跑回“龙兴客栈”，让女儿关花草草包扎了一下，当她拿了钢鞭翻身上马刚冲出“龙兴客栈”的时候，突然，马背上又跳上一个人来。她惊问：“谁？”

“我，满囤子！”

大脚女人没有往马下撵他，说：“髡来了！”

何满囤子哈哈大笑，他提了杆打猎的老砂枪说：“爷爷正好手痒痒，打他个狗日的去！”



她催马加鞭便追队伍去了……

关四爷和满二爷心里憋着火，如不是髡来到门前了，肯定满关两家就要来个大血拼。但现在不打髡恐圣上怪罪，二是两家结的仇将来就是了结了，也肯定得惊动朝廷，皇粮被烧光粮车被抢走，这是掉头之罪，谁也承担不了！无论如何也要争取打髡立功将功赎罪。两匹马先是跑在队尾，刹时间各自都加鞭打马，冲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出了南门，径直奔那条龙脉之地的雪岭，在这条雪岭紧贴草塘的尽头就是那片林木了。于是，满二爷对关二爷说：“我左你右，还是你左我右？咱们先把他们围了！”

关四爷答：“还分什么左右，就此分成两路，包抄上去！驾！”

两匹马就像两匹破云穿雾的龙头，各自的马后全都跟着彪骑，在马队踏起的浓浓雪粉中冲向前去，就像两把钢钩，甩将出去很快又呈弧形扣到一起了——正好把在小棉帐篷前测绘地形地物的六七个髡们围住。然后，满二爷和关四爷两匹马并驾齐驱直奔俄国人支起的小棉帐篷。他们俩的马还没跑到帐篷跟前，就见左一路快骑由关贵领路已逼近帐篷，关贵不由分说挥动大刀片，把俄国人架在中国土地上的帐篷砍开了——那帐篷被砍了一个长长的大口子。从口子里面钻出一个金黄头发，脸色白嫩的女毛子来！

一见帐篷被挑，马队从四面围了上来，长着满脸金黄胡子的大个子髡，一撩皮大氅，从里面抽出一支短把子火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枪，照着关贵就要开火——此时关贵还要往棉帐上再砍第二刀。满里金一看髡有洋枪，他就大声疾呼：“关贵小心！”就在关贵猛一回头时，黄胡子手里的火枪“砰”一声喷出一团火来。也幸亏关贵一个镫里藏身，髡这一枪打空了，在他的马背上喷过去一团钢砂粒子，但他的白色坐骑脖子处中了几粒钢砂，那马痛的长嘶不止，鲜红的血流在洁白的马毛上淌了下来。

关贵开口大骂：“洋人我操你祖宗！”

枪声一响还有三个男髡也都亮出了短把子洋枪，他们三个人背对背相互依着，每个人的枪口都瞄向逼上来的一方人马。

眼前的场面，把满二爷和关四爷难住了。他们早就听说洋枪的厉害，而且满二爷都统府也有两杆洋枪，但可惜的是一支挂在满里铜的腰上，他已被胡子在前几天夜里开膛破肚，洋枪也被胡子搜了去。另一支洋枪本应该发给管理治安的关祥的，但满二爷出于对关家的戒备，就把那支枪锁在他自己家里了。这样一来等于要抓的髡六男一女，手里有三把洋枪，而满二爷府上和关家无论旗奴旗主还是旗丁，连一支枪也没有。这场面满二爷确实有点发怵——不管怎么说，一声洋枪轰响的同时，洋人的枪口喷出一团火光把关贵的白马打得脖颈流血。马皮那样厚还长了一身毛都被打透了，何况人呢？因此他想凑到关四爷跟前去问关四爷这场面如何处理？关四爷不愧是武将出身，’他丝毫



没有被洋枪吓住！他在马上调兵遣将：“关贵左路，关祥中路，关文、关武右路，弓箭手到前边来，听我的命令，我说杀时，咱们同时出击，妈了巴子的，几个髡还来咱们‘龙兴地’这疙瘩逞凶，不用怕，洋枪不当烧火棍子！”

顿时，关文、关武、关祥、关贵各领人马围着洋人迅跑起来。马儿扬蹄，踏得雪粉飞扬，喊杀声响成一片。洋人吓呆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搞的什么战术，虽然他们手握洋枪，依背相靠，都端枪冲着中国马队，但这些马队在他们面前旋转飞驰，人呐喊，刀戈摇晃，他们害怕了。

关贵这个血性汉子没有被洋人的一枪吓住，反被激怒了，他纵马上前再次蹬里藏身，就见那匹白马突然间陡然转身离了马队，自山坡上飞驰而下快如流星，直奔棉帐篷冲去——

就在关贵的白马眼看就要踏塌帐篷时，突然见大脚女人骑马飞奔而至，马上的何满囤子端起老砂枪，“咕咚”“咕咚”连放两枪——这两枪把洋人也吓呆了，他们没有想到关东人手里还有能打火药的玩艺？于是，慌忙举枪还战。就在黄胡子洋人刚把枪举起瞄向何满囤子时，大脚女人“呀”一声喊，“嗖”甩出手中的七节钢鞭，正好把黄胡子手里的枪给缠住，她再用力一拽，就把他手里的枪甩得飞落在雪地上。

关贵此时马已经到了，他一刀下去把另一个握枪家伙的手——连同洋枪“咔嚓”一声齐刷刷砍落到雪地上。于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是，四面的马队都往中间集中。就在这时有个小个子身材特粗的白头发家伙，趁关贵飞马扑来时闪电般地倒在雪地上，躲过关贵大刀之后，举枪要放。何满囤子的砂枪只能打两枪，再装砂子已经来不及了，他从马上纵身而下扑向那个举枪的家伙，就听“砰”的一声响，何满囤子一歪头，这一枪把他打了个倒仰，只见他右前胸顿时出现一片焦糊的密麻麻的洞孔，棉袄的棉花露了出来。何满囤子从雪地上爬起来，两手一撕就把棉袄扒下来扔到雪地上了。人们见他右面半个身子有一片血，几个小洞还在往外面涌着鲜血，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大骂一声“洋人，我操你奶奶！”骂着他疯了般扑向那个向他开枪的洋人，那洋人被何满囤子的举动吓呆了。他转身想跑时，何满囤子纵身扑上去将他按倒在雪地里，二人在雪地里滚着撕打，洋人的枪掉了，大脚女人对何满囤子说：“你闪开！”可何满囤子疯了似的用牙咬住洋人的脖子就是不松口，直咬得洋人脖子鲜血直流，“哇呀呀”怪叫……

旗人胜了。

关四爷端坐马上吩咐众人：“把这些畜牲全给我扒光了脊梁，妈个巴子的，都把他们拴到一块儿，进城！”

于是，旗兵们拥簇着被扒去棉上衣的洋人，其中一个女髡也被何满囤子扒了上衣，全都用绳子拴成一串，用马拖着进城。洋人们的帐篷被点火烧毁，旗兵们扛着、抬着洋人用的测量仪器、图板，放大镜和千里眼，照像机和一



个皮筒子里装着的大清国 1820 年出版的关东大地图。对这些洋玩艺旗人不懂，俄文也没人认识，就全都随洋人一块拿着进城。

“龙兴地”的大人孩子都跑到大街上来看看魏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柴三婆子和柴三在人群里望着一个个赤着膀子，光着脊梁的魏就说：“哎呀呀，怪不叫魏呢？真是像鬼呢，瞅，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白头发，妈呀还有红头发的！长的怪，人就坏呢！”

在往城里走的路上，满二爷和关四爷并马向前，两个老爷子又说又笑，把他们先前要火拼的事情似乎已忘掉。

满二爷说：“关四爷不愧世代将门虎子呀！”

其实刚才对洋人的一战，他也颇感到关氏父子兵的厉害，如果大脚女人不跑到法场去报告魏已上门的消息，说不定两家真的血拼起来，自己真的不是关家对手！

关四爷听他刚刚说出的话，觉得话里有弦外之意，就说：“关某世代忠君，久经沙场，几个小小的魏算得什么？但是跟满二爷是不敢比的，在关东这块龙兴宝地，谁敢不听你都统大人的？俗话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哪！”

关四爷的话暗中有刺儿，意思是你都统大人在这块“龙兴之地”说一不二，可你敢用官儿来压我吗？他说完哈哈大笑。

满二爷也勉强地笑了几声。

到了十字街头，二人把马勒住。关四爷颇知趣地在马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上冲满二爷作揖说：“满都统，髡就交给你了，你是问斩还是请奏朝廷就请自裁吧，关某人轻言微，就不敢去都统府打扰了，告辞！”

“慢！”满二爷拦住他的马头，一是知道关四爷说“自裁”二字话里有话——分明说他独断专行，又称他自己人轻言微不便介入。事实正相反，他关家在“龙兴地”可是实权在握的人物。怎么能没有他参加审髡呢？满二爷笑着说：“关参领，城外来髡，大敌当前，你怎么能告辞呢？我们来共同审髡吧，也好对朝廷有个交待呀，关大人！再说审髡事关涉外，必需逐级奏往朝廷，还请关大人参审到底，这样，往后对朝廷满某也好有个交待！请吧！”满二爷的话是诚恳的，他想通过龙兴地来髡的事把粮仓起火，皇粮被劫之事冲淡一下，以便使朝廷淡化国内的事情，重视外患。满二爷这么诚恳邀请，关四爷自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但他在临去都统府前叮嘱关文：“你跟关祥把人带回府上以后，你们俩再加上关贵给我组成巡逻骑兵进山搜查，看看有没有髡在林子里藏着。另外，给我寻找一下胡子的影子，满里铜不能白死，这个仇一定要报！”说完，他冲满二爷在马上作揖，笑着说：“请，满都统请！”

一行人马来到都统府。先把洋人收入大牢，严加看守，断手受伤的全都到那精一药房去治伤。然后对洋人所携物品逐一研究，先弄清这几个髡是干什么来了，有何目的，审讯就好办了。



当即，从龙兴学堂把颜品三老先生请到都统府，检查洋人所带来的物品，造册登记：

单筒千里眼两支；

地图清朝 1820 年版一套属关东详图一张；

洋枪三支，短把子；

基普的照相机一台；

测地仪一台；

指北针三个；

绘图板两个；

红白色标竿三根；

放大镜四个；

采矿小铁锤两把；

各种矿石标本两袋；

西洋种马六匹……

洋药红十字皮箱子一个，内装各种洋药……

颜品三看罢这些物品，认为洋人来我“龙兴地”是测量山脉、水势的；从他们采集的大量矿石标本上看又像是来此寻采山宝（采矿苗）的，从地图上划的那条黑线上看，是绥芬河而来经过“龙兴地”然后向勒楚暗方向延伸，再通过阿勒楚喀过松花江往西北方向奔去，直奔满洲里了……显然这是一条路啊！还是一条大铁路！

开庭审龋之前，都统府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龙兴地”的人们都来看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这个都统府并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不恐惧，人们从来也没见在这里升堂审过案子。缴来的洋货一样一样摆在院子里的一张大长条桌上，任大家看新鲜。多数人抢着单眼的千里眼看——洋人这玩艺就是绝了，就这么个单筒子它就能让你看得很远很远，把野外的林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在眼前；有人还在千里眼里看到一个妇女在房子后面拉屎，那大白腩冻得直冒热气，还有一条狗急着要吃那女人刚拉过的冒着热气的屎呢！还有一伙人看着放大镜，让这镜子一照，人的脸大的就像马脑，连毛森森的汗毛长在脸上都看得真呢！要是把这个放大镜放到手上，人的手就变成熊掌一样大，厚且长着毛！还有那神奇的指北针，无论你怎样的移动自身的位置，那长针全都指在正北的方向……突然有人“妈呀”一声惊叫了起来，待人们围过去看时，只见那人在阳光下用放大镜把自己的手心烤得焦糊一块，于是就有人说是火镜，用这玩艺对准了太阳的光儿就能把一烟袋锅烟点着了，人们就去试，果然袋锅里的烟在镜子照的小亮光里先是轻轻冒烟，接着就呼呼冒烟，再抽上一口，那烟就真着了，从嘴里能吃出烟来……于是，火镜之神，千里眼之神，指北针之神，洋人带来这些玩艺全都神一般地在人们手里传递着，看着，玩弄着……

三通鼓响，满二爷身穿官袍子，头上顶着三品顶戴，关四爷也穿着官袍子，头上顶着四品顶戴，端坐在都统府的大堂上，要审问洋人了。于是，人们全都闪退到西厢，



把那张放着洋玩艺的长条桌子搬到桌前摆好，洋人带来的玩艺摆放整齐。

“龙兴学堂”的颜品三略懂俄语，只好就由他做了翻译官，因为再也找不出旁的人来。

审讯时就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只是满都统问一句，再由颜品三译成俄语说给洋人，等洋人耸着肩头摊开双手说完嘀哩嘟噜的洋话时，颜品三就再把洋话说成中国话，他就这么两边翻着。洋人在被押到大堂审讯时一个个“哇哇”怪叫，激动、暴怒得双眼通红，他们根本不承认越域犯了大清国法……审到天黑时，才弄清楚，这几个人的名字和身份是——

中东铁路总公司工程分股副头目 奥分贝尔

中东铁路选路工员 悉毕利

中东铁路丈量匠 目贝拉埃甫

中东铁路矿工 安多诺维茨

中东铁路矿工 乌拉罗甫比

中东铁路矿工 沙雷甫斯

中东铁路女医生 齐寥诺娃

中东铁路奴仆 波雷底科夫

在大堂审讯时，俄人一口咬定在中国修铁路是中国皇帝批准了的，满二爷和关四爷感到问题棘手，这几个外国人无论如何是“龙兴地”处理不了的。但从“龙兴地”要筑一条铁路破了龙脉的事，满二爷和关四爷坚持反对，并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启奏朝廷。

三日后，由满二爷亲自带了关文、关祥、满里金、满里银，马队百骑，押送洋人进京。髡越域测绘路基一事和皇粮被焚、粮车被劫一事，全都奏报朝廷，待朝廷定夺。

就在满二爷起身赴京都的这天早晨，人们见老秀才跪在当院整整一夜，他又长嚎了一夜。而这个夜晚只有颜品三老先生到他这个小院子里来过。最初，颜品三在都统府帮助审理完了髡的案件之后，又帮助满二爷修完了上报朝廷的奏折，他先是听到了跛脚老秀才的长嚎之声，接着就循声找去。当来到城墙西北角上那个独立茅草小屋门前，就见跛脚老秀才跪在院子里哭。凭他怎样问，老秀才还是只哭不答。

没办法，由着他哭去。颜品三就来到老秀才的破泥屋里。只见小炕上展开一张八卦图，显然，跛脚老秀才又推起八卦占吉凶。

颜品三对《易》学也是颇有研究的，凭他的理解仔细看了多时，从卦上并没有看出什么吉或凶来。这颜品三也是学识很广，凡事研究起来颇用心的老学者，他就索性趴在炕前研究起跛脚老秀才摆的这个八卦阵来……

只见这一卦是乾与巽对阵的卦。按八八六十四卦的解释，跛脚老秀才推出的是六十二卦，乾为天，巽为泽……正当颜品三望卦沉思时，老秀才又在院子里喊了起来：“妖



孽！妖孽啊！”

颜品三疾走出门，顺着老秀才的手指，仰观天象，他忽然吃了一惊，只见天体上的四个区域的星，走马灯般穿梭移位。时至夜半子时，天星移位，从正西方区域有一片若似在虎背上插着两个翅膀的虎形星系图，向正北方移动，快接近北斗的天璇星了。

跛脚老秀才陡然一声惊叫，捂住脑袋，趑身又跑进屋里，就见他急忙找笔蘸墨。此时颜品三也急冲冲跑进屋来，只见老秀才在那张推卦图上，手笔颤抖地愤怒写着：

夬，阴爻抑压五阳爻！

写罢他把笔一扔，就又到外面跪天去了。

颜品三此时对此卦方才有所彻悟：夬者，溃也，决裂。阴爻压五阳正是乾与巽，三阳为乾，二阴在一阳下面既为巽。显见这是一个大凶之卦。意谓独裁者，绝暴政，有险。这个释天之卦的准确性究竟如何呢？

只有开春时节，满二爷自京城归来时，人们才大吃一惊，又不得不对跛脚老秀才肃然起敬。



第十六章 “我让你知道知道”

“龙兴地”这个春节过得很平淡，原因是满关两大家族因皇粮被劫，粮仓被烧积冤成仇，官司打得惊天动地，满二爷出头进京告御状去了。满二爷领队一走就是百余人马，关四爷也就没有了张张罗罗过大年庆祝五谷丰登满大街扭秧歌的兴趣了。满、关两家不像往年那样过年的时候府门外张灯结彩，点燃的鞭炮一进腊月门子就放，一直放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今年这个年，小户人家放几挂小鞭儿，零星地响几个高升炮，年就这么悄默声过着。

何满囤子伤势不轻，整天在大车站后套院的一间小屋子里躺着，老中医那精一先生每天两次拎着他的大药兜子来，亲自给他换药、服药，倒也略有些好转。这期间一是亏大脚女人照顾他吃和住，二是有大丫每天白天寸步不离在他的身边看护。他喊声喝水，她就立刻把水端来，小心地让他饮。他喊声饿，大丫就到“龙兴客栈”大灶房里亲手给他做点汤啊水的稀东西喝下去。再